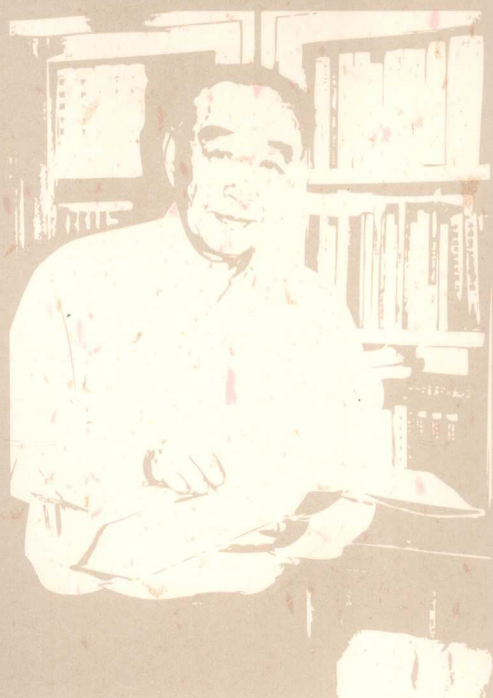


王炳照口述史



王炳照口述 周慧梅整理



王炳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炳照口述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炳照口述史 / 王炳照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303-11501-3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炳照(1934~)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260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60mm
印 张: 18.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0.00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郭兴举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北少芳草文化传媒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偶然有机会读了大学，留校做了老师一直工作至今。五十多年来，教书，写文章，编过一些书，也主持过一些课题，都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分内之事，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立传的。早在几年前，便有几个毕业了的学生张罗要作口述史，也有出版社来邀，我都谢绝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做什么事情，老老实实在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做的自己觉得可以了，这个事就算了，不希望张扬。去年年底，学校宣传部找到我的学生周慧梅，希望她来帮我整理口述史，准备在校报《讲述》栏目连载，看到他们很热情的张罗这个事情，加上是组织安排，我也不好拒绝；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建议在此基础上整理我的口述史，我想这也是我这七十多年人生的一个反思，以便日后更好地进步，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答应了。

对于口述史这个形式，我一直是很有兴趣，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式、范式相对简单、薄弱。近些年来，我希望能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引入到中国教育史的相关研究中。我总觉得，口述史不应仅仅是个体的自传人生，更应该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体现的是个体生命所承载的时代要求和学术追求。对于“话语分析”和“叙事”两种倾向的著文方式，我更倾向于明了易懂、饶有趣味的“叙事”，于是“讲故事”成为本书风格；在学生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我要求一定要结合档案资料相互印证，这也算是对口述史这种记录历史方式的一种探索吧。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领导对这件事情的支持，也感谢学生周慧梅的辛苦，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努力。

王炳照2009年暑假于英东楼417

目 录

一、我的出身

我的家乡	3
我的家庭	4

二、我的少年时代

有了正式的大号	15
半私塾的启蒙	16
接受新式教育	17
临村高小	19
洪水帮了忙	20
冀县中学	21
报考财经学校	24
短暂的出纳工作	27
又一次偶然	28

三、俄语学院求学

天安门转了向	33
初识俄院	34
学习俄语	35
礼仪实践课	37
舞盲	38
政治学习	39
俄院伙食	40
“亚疗”岁月	41
转学	42

四、在北师大的八年时光

“驻外大使”	47
学习班长	48
师大食宿	50
我们的课程	52
蹭课	57
班里摆满劳动工具	60
《窝窝头歌》	62
我的思想改造	64
业余生活	66
恋爱	67
毕业分配	70
教育史研究班	71
研究班的学习生活	76
璀璨的名师队伍	80
文科教材编写	97
图书馆抄书	99
同学关系	101
课外生活	104
生活待遇	105
救了母亲一命	106
西红柿婚宴	108
赶上了“四清”	109
生产队长	111
意外受伤	112
研究班毕业	113
毕业分配难	115

五、混乱岁月

筹建临汾分校	121
“小灾难”出世	123
奉命撤回	126
散淡逍遥	127
漏了两个字	130
小女儿探监	131
被下放工厂	134
泥瓦匠	135
工资和生活	136
向红成了小演员	140

六、学报编辑十七年

我与北师大文科学报	147
客串教育史教学	157
发表学术论文	158
奉师命研究书院	159
不考博士	162
第一届中教史博士生	163
带学生游学	165
我与《中国教育通史》	167
挖掘《吕氏春秋》教育思想	171
三十功名尘与土	172
不评高级编审	177
我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	178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启动	181
正式的副导师	190

我与《教育史研究》	191
我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	195
我与《教师教育研究》	205

七、重回教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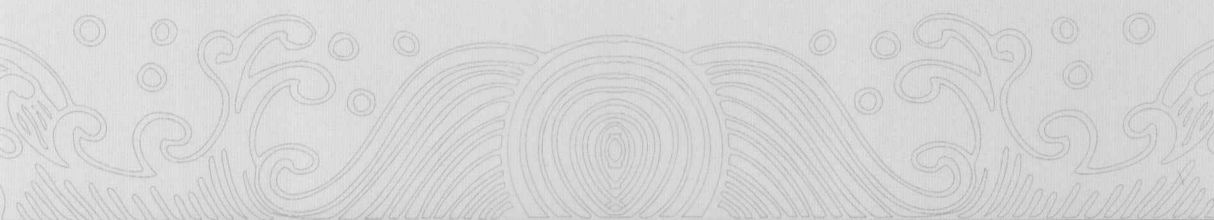
“五无”院长	213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启动	215
海外教育见闻	217
应该加强新中国教育史研究	236
腰伤复发	238
我与《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239
七十寄语	241
热爱教师工作	244
教学相长	250
我的业余爱好	253
家庭生活	253
我和地方史志办公室	255
我与《教育学报》	257
主编师大百年校史	262

后记

后 记	271
-----------	-----

附录

附录 王炳照年谱	279
----------------	-----



一、我的出身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1934年12月出生在河北景县一个小村庄，村名叫前双庙，是家中长子，父亲排行第二，长房大伯膝下无子，按照家乡习俗，我便被过继给大伯，成为长房长子。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属于“三不管”、“拉锯战”的区域。我们县基本上是河北省最穷的县，而我们村又是县里数得着的穷村，我们家差不多是村里最穷的家了。

在北方农村，对于农家来讲，大车、牲畜和柴草为其生产不可或缺之物，尤其是车辆、牲畜，在春耕和秋收中，拉肥料、深耕细作全靠牲畜来发挥作用。但在我记忆中，除去地主家，好像村里没有什么大型牲口，大车、耕地的牛、拉车的马、骡驴很少见，很简单地在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现在想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处于“三不管”地界，从我记事起，便开始跟随大人“跑游击”，日本人来了，跑到相邻省份，等他们走了，就回家继续种地、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家很少购置不大容易转移的物件；二是老乡有惨痛的记忆，“九·一八”事变后30万东北军全数入关，就食于河北一带，临时就地征发给养，摊派现款，农户拥有的大车和骡马经常被征用，多未发还，这种情形对农户影响深刻，即便偶有富余，也不会轻易购买大型牲口。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冀东农村，土地兼并的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村里人大多有几亩薄田，多种植玉米、高粱等，普通的农具大多未能配备齐全，整个农忙季节在相互借还中进行。不少壮劳力农闲时到天津（当时说法是“天津卫”）去“讨生活”，家里走不开的就在附近打长工或短工，养家活口。房前屋后种上一点洋芋，这种植物不挑土壤丰肥贫瘠，到了秋天根部累

累硕果，从土里刨出来，用海盐（味苦涩，价廉）一层层腌上，便是一年三季的下饭菜。只要老天爷照顾，一年到头大多能混饱肚子。如果家里孩子多或有病人，生活自然就比较难过了。

遇上天灾，这一年基本上就白忙活了。1936年河北省发大水，汪洋一片，好多村庄被淹。很奇怪，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不知道是后来老人讲的较多，还是过于惊恐，居然会记得很清楚，半夜醒来，水已经进村子了，大人们都在慌忙拿一切可以堵水的东西在加高门槛，试图把水挡在院子外面，我感觉到到处都是水，放在床前的鞋已经在水里漂起来了，庄稼都被水淹死了。听老人讲，当年我们县就发生饿死人的惨象。

我的家庭

我父亲弟兄三个，爷爷奶奶去世的早，“长兄如父”，大伯早早就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他和父亲在村里地主家作长工“扛活”，三叔年龄尚幼，给地主家放羊。

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叫王之进（私塾先生取的），没有读过一天书，也没有什么手艺。因父母早亡，家境贫寒，23岁才结婚（这已属于很晚了，当时农村殷实人家的孩子大多是十几岁就婚嫁了），随着儿子一个一个出世，生活压力很大，一个大炕上5个男孩子一溜排开，夏天一领凉席（当地蒲苇编成），冬天只有一条棉被。记忆中，父亲总是沉默的，不大说话。父亲吃晚饭时总是蹲在门口大街上吃，一边吃，一边和其他蹲在大街上吃饭的男人聊天，好像这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饭碗往往还得由孩子们端回去。他38岁患了肺结核，农村人称为“肺癆子”，整夜咳嗽。按照镇上医生的说法，当时有一种叫“红霉素”的针剂，一天打两针，长期坚持就能将体内的结核病菌全部杀死。父亲说他不信这邪，实际上是舍不得也没有能力支付那么多的钱。当时，一针的价格是两斗麦子，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是五六石，家

里吃饭的多，能干活的少，收成也少，很难从牙缝中节余出粮食。实在挨不住，父亲才会打一针。就这样拖了两年，时好时坏，父亲便去世了，不满40岁，留下了从高到低像“阶梯一样”的五个男孩子，我当时14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两岁。

母亲姓车，是车家庄人，名字叫立香，但是从没有听人喊过她的名字。过去的女人，一般在娘家时偶尔有人称呼名字，婚后，就随丈夫的排行，被呼为某某嫂，别人往往以自家孩子对她的称呼，称为他嫂子、他婶子或大娘、他奶奶等。我父亲排行老二，依照惯例，母亲被称为二嫂子。母亲比父亲小6岁，17岁嫁给父亲，34岁就守了寡，抚养我们弟兄五个成人，其中经历了无数艰辛。我母亲为人善良，不识字，是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妇女，任劳任怨，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母亲人很乐观，在父亲去世之后，生活压力更大，但她从不怨天尤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母亲支持三弟、四弟偷偷跑出村逃命，被村里认定为“逃属”，断了她的口粮，连续三个月，母亲就靠野菜为生，到后来浑身浮肿难以行走，就垫着一个蒲团，一步一挪到离家二里地的村外挖野菜，也不向村子低头屈服。男孩子比较淘气一点，每当我们弟兄五个中有人做错事，即便气急的时候，母亲更多的是低头流泪，她却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后来，在我教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也就从来没有打过孩子，^①孩子们反而很自律。

尽管母亲不识字，但她对识字读书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虔诚。父亲去世后，家里更加贫困，但母亲还是坚持让4个弟弟都读了一点书，对于我后来能到北京读大学，母亲更是自豪万分，总爱给弟弟们家的孩子们讲，要向北京的大伯学习、要立下考上大学的志气，总讲她对读书人是要伸大拇指哥的。后来我把她接到北京后，孩子们散落在地上的废作业本、带字的纸张，总是被她一张张的小心翼翼收拾起来，“敬惜字纸”在她身上有很清晰的体现。孩

^① 每当我讲起这个事情，大女儿总是反驳，说“爸爸打过我一筷子”，起因是让她捡起洒在饭桌上的米粒，因为奶奶在旁边坐着，她磨磨蹭蹭，百般不愿意，我便举起手中的筷子，在她脑袋上敲了一下，她很委屈的将饭粒捡起放在嘴里。女儿长大后才告诉我，这一筷子记了好多年。

子们在写作业时，她走路都是蹑手蹑脚，做饭也尽可能压低声音，唯恐打扰了孩子们的学习。孩子们都很尊敬她。

值得说的还有大伯，他叫王之良，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普通农民，不过他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字，在家里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对于我这个过继儿子特别重视，在此后我的数次求学选择中，大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弟兄们陆续成家，但还是一大家里生活在一起，没有分家，大伯主事，大娘和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家里穷，孩子多，她们妯娌每天缝补衣服，晾晒野菜，腌制咸菜，常年在一起忙碌，但每天笑咪咪的，很乐观。家里一年到头吃粗粮，基本上以红薯、玉蜀黍还有高粱等为主。特别是红薯，可能是产量高、易储存的原因，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靠它过活，尽管大人们发明了蒸、煮，还有提炼芡面再制成“漏鱼”^①等多种吃法，但吃多了，就会肚子发胀，很难受。直到现在，我看到或听到“红薯”，胃里马上就泛酸水，实在是吃怕了。过年可以吃顿白面饺子，年成好的时候基本可以维持温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三四岁时，我便和堂姐挎着小篮子，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漫山遍野挖野菜（混在糊糊里，熬成菜粥，使得糊糊稠一点），我认识的野菜有十几种之多，有水萝卜稞（音似字，家乡的人都这么称呼，一种初春常见野菜，有点像苋菜的样子，但入口有点涩）、野蒜、马齿苋、灰灰菜、苋菜、碱嘍苏（近似音，是在盐碱地里长的一种野菜）等。烂漫春光中，几个小伙伴一边挖野菜，一边唱着有关野菜的童谣，印象最深的“水萝卜稞，熬菜多，客来了，盖住锅，客走了，掀开锅，吸溜吸溜一大锅……”，现在想来场景很是温馨。但在当时心情好像不大轻松，好多孩子都在挖，野菜生长的速度赶不上挖菜人的频率，大家都在田野里寻觅，看到野菜要眼疾手快，是没有心思欣赏春光的。靠近河边的向阳坡上野菜多，但

^① 一种类似小鱼形状的北方小吃，用辣椒、醋和大蒜等调料凉拌，夏天吃起来很爽口，但成本很高，数十斤红薯才能制成一斤芡面，工序复杂，要把芡面弄成糊状、煮熟，再用漏勺等工具弄成粗细不一的小鱼状，很少吃到。

比较危险，我胆子比较大，每次都由我头前探路，没有出过什么危险，小伙伴们都喜欢跟着我走。

稍大一点，大概五六岁时我便成了爬树的高手，春天的榆钱、还有初夏的槐花等，都是农家饭菜中的应季好东西，但都需要有爬树的本领。村里农家房前屋后栽有不少榆树、槐树，榆钱出来的早，暖暖的春风一吹，不几天工夫，嫩嫩的榆钱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枝头，很是喜人。和挖野菜一样，榆树低处的榆钱早被捋光了，我能爬到村里老榆树的最高处，腰里系个绳子，把篮子也带上树来，很麻利的将榆钱捋在篮子里，还不时放到嘴里一把，粘粘的，甜甜的，有股清香。等我将满满一篮子榆钱用绳子顺下来，等在树下的堂姐总是特别开心。槐花绽放的季节，空气中充满了甜甜香香的味道，给贫瘠的乡村增添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花香浓郁，吸引了不少野蜜蜂前来采蜜，捋槐花就有点危险，要小心避开蜂蜇。带回家的榆钱或槐花，大多会拌在玉米面里以便能节省一点粮食。

我还负责给家里的4只鸡寻找食物。3只母鸡是大功臣，是家里油盐酱醋的主要经济来源；器宇轩昂的大公鸡负责报时，很厉害，常和邻居家的鸡打架，斗得鸡毛乱飞，是个常胜将军，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它。我根据季节给它们带来各种美食，它们一看到我，就会跑过来。

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临近傍晚，一种有着金色盔甲的小昆虫（家乡俗称为“斑鸠”）就成群结队飞到油菜花上，嗡嗡作响。鸡很爱吃这种小昆虫，我就带着瓶子，一只只捉来给鸡作大餐。运气好的话，还会抓到体形更大、穿着油绿色的盔甲的“斑鸠”，我们小孩子将其叫做“大王”。“大王”很少到油菜花中去，它大多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在临近村边的草丛里盘旋，飞得不是很快，但擅长急转弯，抓它需要费些力气。小孩子们力气小，被它折腾几趟便气喘吁吁，望“大王”兴叹。小伙伴中有个叫“二狗子”的很有办法，他把衣服脱下来，一边追一边挥舞，捉到“大王”的几率升高了不少，但衣服很容易弄脏。我作了进一步改进，用树枝代替，居然很有效。

暮春的傍晚，一群孩子挥舞着各样树枝，笑着、跑着追逐“大王”，此时更多的便是游戏了。

蝌蚪也是鸡的食物来源之一。那时候村子周围水很多，小河、池塘，还有大一点的水坑里面，都有蟾蜍（我们称为癞蛤蟆，不是青蛙），繁殖季节就会有大量蝌蚪的出现。好像大人没有阻止住我们，也没有人讲它们是益虫，我们小孩子带着自制的捕捞工具，下到水里，把蝌蚪赶到一处浅水处，“拦水造坝”，将蝌蚪打捞上来，带回家成了鸡的食物。可能是蝌蚪太多，还是有不少逃过了我们的“荼毒”得以成为癞蛤蟆，因为第二年水里照例还是有大量的蝌蚪存在，小孩子还是照捞不误。十多年前我回过村里，因为农药的大量使用，河里基本没有什么蟾蜍了，小孩子对捕捞蝌蚪也不再感兴趣，童年的场景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家里贫困，很少有吃肉的时候，很奇怪的是，但关于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中，醇香的肉味却常穿越岁月，时常萦绕脑际，经久不散。

盐肉在记忆中是好东西。按照北方习俗，不管年成好坏，“有钱没钱，吃顿饺子就是过年”，过年时，大人总会设法买点肉，包顿猪肉白菜（或萝卜）饺子，给孩子们一种过年的欢乐气氛。往往是腊月二十七八，大伯买来三五斤猪肉，有时也用粮食和屠户交换。将买的猪肉分出一小部分包饺子，大部分用粗盐一层层埋起来，腌好，等收麦子或有客人来时，切下薄薄几片，放在一大锅熬菜里，泛出几滴油花。除去过年，就属有肉熬菜的日子开心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小孩子总是十分雀跃，特别偶尔有片盐肉盛在自己碗里，自然宝贝万分，把这片肉放在一碗菜的最上面，眼睛盯着，嘴里扒拉了白菜、萝卜，直到一碗饭菜到底，才轻轻将这肉挑起，慢慢放进嘴里，眯着眼睛，一点点将肉咽到肚子里，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童年的记忆中还有百米飘香的牛肉，准确地讲应该是牛肉汤，那是去外婆家的最大乐事。车家庄距离我家有七八里，舅舅是个木匠，属于手艺人，家里日子比我们过得滋润一点，村里有个杀牛的屠户，在村西头常支着一口

大锅，“咕嘟咕嘟”翻滚煮着牛肉，整个村落都是香味四溢。外婆没那么多钱给我买肉吃，却总能设法挤出三个铜子打一瓦罐牛肉汤，给我解馋。但不是我每次来就能喝上牛肉汤，因为屠户需要“特殊加工”牛肉的日子太多。^①如果有足够运气，在外婆打来的牛肉汤中，还会有小块牛肚之类的杂碎被舀进汤里，外婆总是小心地用一个生了锈的排刀细细切碎，再将这些放到牛肉汤里，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将那罐浓香的肉汤喝完。在童年，牛肉汤和外婆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的。

清蒸河蟹的香味是记忆中的珍宝。村东头是一片低洼地，“十年九淹”，农民便在此处种上高粱，到了初秋，高粱逐渐成熟，雨水也多了起来，有一年居然和小河的水域连成一片，高粱青翠的竿有大半截都被泡在水里，红彤彤、沉甸甸的高粱穗垂着头，倒映在水里，在高粱杆周围有游来游去的小鱼虾，吸引了我们一群五六岁的男孩子，总想找个机会去捉小鱼虾上来。农户们最关心收成，每家专门抽出人来“看青”，不允许一群孩子到田里胡闹。有一天，“看青人”突然发现地里的高粱穗有动物噬咬的痕迹，高粱米被偷吃去不少，这绝不是小孩子恶作剧。大家就相约晚上到地里整夜蹲守，发现“盗贼”居然是青色的、挥舞着大钳子的螃蟹，寂静的夜里，蟹噬咬高粱米的声音被风吹叶子的沙沙声遮蔽去了不少。听到有人的声音，它们就停止动作。夜色朦胧，青色的蟹借着高粱叶子的掩映，不仔细听、不认真看还真发现不了。村边小河水里也有螃蟹，但没有这么大个，估计是顺水从别处游来的。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纷纷跑回家拿家伙，布口袋、瓦瓮等，调亮马灯，“扑通扑通”在高粱地里折腾，一身泥水，但收获颇丰。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热闹起来，大家都听说昨晚“过螃蟹了”，家家户户桶里、缸里都有奋力挣扎的螃蟹，我们小孩子兴奋的不得了，仿佛过年一样，成群结队到

^① 农户家的耕牛老了，耕不动地了，屠户便将这些老牛买来，杀掉卖肉。由于这些牛过于老，不易煮熟，屠户就采用一个民间偏方，朝煮锅中撒尿，这样牛肉就好熟一些，这在村里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每当这个时候，屠户便会告诉村里人，这次牛肉不要买，大家便在一阵笑骂中走散开去，好像也没有人和他认真计较。中国农民有这种出奇的“乡情节”，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杀牛的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大家都乡里乡亲的，睁一只闭一只眼睛罢了。